

# 明末清初大通的几件轶事

□文 / 刘增林

## 明清时期大通的行政区域演变

大通,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,随着各个时期政权的更替,归属迭变,自两汉、魏、晋、南北朝,经隋、唐、宋、元诸朝的一千五百余年中,时而内附,时而被羌、吐谷浑、吐蕃、金、西夏、蒙古等少数民族政

权占领或割据。然每次变更,多随西宁地区的变更而变动。但总的趋势是:内附当时中央政权的时间为长,群雄割据的时间为短。

据史料记载:明洪武四年(1371年),明军进入西宁州,原元朝西宁官员和当地的各少数民族头人附明,由明政权授以官位,俗称土官,特准世袭,入清以后成为土司。洪武六年(1373年)正月,改西宁州为西宁卫,下属西宁、碾伯、镇海、北川、南川、古鄯六千户所,大通在北川所辖区之内。至万历十二年(1584年)置北川营守备,统兵908名驻守。洪武十三年西宁卫申中等十四族归附明朝,其中巴哇族驻牧西宁大干沟地方,即今互助县之干沟、马圈地区。永乐四年(1406年)明朝中央政府在西北设陕西、甘肃二苑马寺,甘肃苑马寺所辖四监内,祁连领西宁苑、永安苑、大通苑(即今大通之西山、朔北两个马场)。正德七年(1512年)闰五月,蒙古族满都赉(音赖)阿古勒呼(即阿尔秃斯)、亦卜剌部进攻西宁南川,副使胡经追击至旱坪山,次年正月亦卜剌部复攻西宁南川,明军迎战于扁道岭失利,指挥陈治战死,明朝廷追封陈为正千户,立祠于今大通之清水沟。正德十四年(1519年)十月,西番隆卜部乌思巴尔族起事,千户李淳率兵进剿,至景阳川寺沟阵亡。明廷嘉其忠勇,追封忠勇王,钦赐祭葬,立庙于金娥山大沟,即现今新城之上庙沟,庙址石碑尚存。隆庆六年(1572年)为防“西海蒙古”扰掠,修筑自金娥山(俗称娘娘山)沙尔岭至达坂山边墙(今人称作“明长城”)。崇祯十五年(1642年),元朔山(俗称老爷山)创建庙宇。

清顺治二年(1645年),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从河西走廊率清军进入西宁,官民俱就招抚,大通地区遂为清有。

雍正三年(1725年)西宁撤卫建府,筑大通、永安、白塔三城,分兵驻守。设大通卫于今之门源县浩门镇,属西宁府辖地。

乾隆九年,清政府将卫治由浩门移至白塔(现大通城关镇)。此后建粮仓、设义学、封千户、创“三川书院”、准科考、在祁连野牛沟等地方开办金矿,逐次开发。

乾隆二十六年(1761年)改卫为县,

划西宁属北川十堡拨归大通县。自此,大通县共辖今门源县、祁连一部及互助南门峡在内的33堡。

以上简述的历史表明:大通地区自明末至清初,地域的广狭、建制的沿革,无不以朝代的更替、政权的归属而变动。然这些变动,则多与西宁的变化相关联。

## 四塞的青海大通

就地形而言,当时的老鸦峡湟水汹涌,两山对峙,一水中穿,羊肠小道,忽断忽连,舟车皆不能行。现今之甘宁公路,传为左宗棠西征时兵丁所开粮道之基。从内地进西宁,当时另有三条路可通:一从兰州至河州(今甘肃临夏市),越大力加山经循化,再越拉脊山至巴燕戎(今化隆县)翻青砂山,经平戎驿(今平安县)至西宁;二是从兰州至平番(今甘肃永登县)经碾伯(今乐都县),至平戎驿至西宁;三是从兰州循河西走廊南入甘州(今甘肃张掖市)之扁都口经俄博(今属祁连县)翻越达坂山经大通入阊门至西宁。

上述三条通道,都要跋涉崎岖的山路、纵横的流水,即使平地路面,也凹凸不平,砂石遍地、黄尘漫天,冬有积雪,夏有山洪,人马车轿十分难走。

清乾隆五十七年(1792年),龚景瀚就任循化同知,在赴任途中有诗曰:

河州西去郁峒峒,鸟道盘空百丈遥,  
出塞方知天地阔,近并已觉语音嚣。  
山当绝域朝朝雪,路绕溪泉处处桥,  
持节慚为假司马,从今未敢薄班超。

龚氏的诗成于“康乾盛世”,且自誉“持节司马”,新官上任,春风得意,明显是粉饰太平的溢美之词。然诗中“鸟道盘空”“出塞绝域”之句,显见当时青道之难。

当时的大通,西有金娥山为屏,东有祁连山之险,北临海晏牧地,南有明边墙之阻。达坂山横亘于中,浩门河无桥梁舟船,行人阻隔,为四塞之地,十分封闭。

明朝开国,西北疆域无后来清朝之阔远,为巩固边陲,曾一度关闭嘉峪关,丝绸北路也一度受阻。隆庆六年(1572年)为防“西海蒙古”扰掠,在大通金娥山修筑边墙。这座边墙西自金娥山沙尔岭,迤迤而东,经峡口与达坂山相连。在

今桥头小南山(俗称尔石山)之尾开一“閤门”,可通西宁。门北地方俗称“閤门滩”。明末清初,墙南十堡属西宁卫,视为内地。内地之民,务农为主,兼营工商,地近西宁,繁荣较早。墙北之地,尽为牧区。牧民以蒙古族为多,藏族为少,隶属当时蒙藏台吉、扎萨克、千百户管辖。辖区似今大通边墙以外上半部及东峡地区、互助南门峡、门源全境、祁连县大部以及甘肃天祝县部分地区。当地牧民逐水草而居,游牧无定,迁徙无常,有些牧民远至甘肃皇城滩、大草滩一带驻牧。

## 清台吉 黄台吉

从大通县新乡沿东山脚南行约一公里,有一台其庄村,明末清初,在村后山腰处有一宏大雄伟的宫殿,屋宇参差,建筑巍峨。是元明两朝敕封的清台吉、黄台吉“二台吉王爷”的府第,过去百姓皆呼为“金龙殿”。清初承明制,二台吉王爷所辖牧地穹远,牧民甚众。辖地除前述大通地方外,曾一度跨越祁连山,在甘肃皇城滩、大草滩一带驻牧,帐幕相望,牛羊遍野,人强马壮。二台吉富甲一方,权势显赫。

台吉庄之村民,原以蒙古、汉两族为主,住在该地,信为二台吉王爷的属民,是奴隶、半奴隶的身份。同治十一年(1862年),回族反清被镇压后,清军刘锦棠部驻大通时,将原住在青林一带之回族群众移置该地,原有之蒙古、汉居民则迁往现今之城关一带。代远年湮,“台吉庄”演变为“台其庄”信为口误,相沿成习,已成定俗。

二台吉王爷本是一方土司,他们有什么能力跨越祁连山,使他们的属民跨省越境到甘肃的皇城滩、大草滩一带驻牧,并形成一定气势?以现在的眼光看,似乎不可思议。然而循着历史的轨迹看,民间传闻是有一定根据的。

史载:宋绍兴六年,西夏大德二年(1136年)西夏进占青海东部河湟地区,沿置西宁州,大通为西夏西宁州辖地。宋宝庆三年(1227年),成吉思汗所属的军队攻占西州,大通遂为蒙古统治地区。至元十八年(1281年),元朝政府在今张掖市设置甘肃行中书省,辖西宁州,大通属

西宁州管辖。甘青一带地方为成吉思汗儿子窝阔台次子阔端(后封为西凉王)的封地。并在今门源的皇城滩(现属甘肃)筑行宫,名斡尔朵城。

又据《海北州志》载:清顺治五年(1648年)一度反清复明的甘州回族降将米拉印、丁国栋杀甘肃巡抚张文衡重新起义,分兵占据大通河流域的永安、门源一带,被清西宁兵备副使冯有京击败,所部四百余人被卜儿孩部麦力干黄台吉收为属民,安置于今门源县克图三角城。清顺治十六年(1659年),麦力干黄台吉在今门源克图、仙米等处垦荒种田、营造宫室,招纳汉回逃亡,命其子南力木经营之。他外结准噶尔部噶尔丹,与从弟怀阿尔赖等常袭扰甘凉二州。清康熙四年(1665年),牧于今祁连之蒙古怀阿尔赖曾收抚丁国栋部三百余人,置火器营,收黎明园等处裕固族赋税,雄据一方。清军驱之不得,派五世达赖使者调处划界,亦不肯回。怀阿尔赖与甘州清军对垒有时,偶因发炮马惊而溃走。清军沿扁都沟沿甘州、肃州(现酒泉市)边界筑边墙驻兵防守。

从以上资料看,至少表明:

1.自西夏至元朝,大通属西宁州上隶甘州(张掖)。

传说在那个时期,大通等地学生参加科考,俱赴甘州应试,故民间有谚曰:小小娃娃光光头,肚里文章似水流,今年我在学里坐,明年骑马下甘州。

这则谚语直到民国年间在大通地区流传,现今老年人中,有的尚能记诵,甘青之历史连带,于此可见一斑。

2.自西夏、元朝,大通曾隶属于甘州,沿袭至明清,二台吉王爷所属之卜儿孩麦力干部确曾扩张到甘、凉、肃等地方,是有历史渊源的。

3.元、明乃至后来的清王朝,曾对甘青牧地少数民族头人不断采取给封号、封领地等政策以示笼络,但他们时附时叛,不断挑起战争,兵连祸结,糜烂地方,给当地造成惨重损失。

## 王进宝鞭扫大草滩

康熙初期,清朝廷对甘青地区蒙藏上层也像元明时期那样,实行一定的羁

縻政策,但同时也采取了一定的抑制措施。二台吉王爷也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上层一样,在清廷江山初肇,立足未稳之时,野心膨胀,怀有“不臣之心”,强夺牧地,攻掠寇边,反形毕露,以至刀兵相向。当时的甘肃清廷当局出于统治要求,派武将王进宝自兰州引兵西进,至甘凉一带进剿。王至河西,遣兵威先将二台吉王爷在祁连山北麓大草滩一带放牧的草地、牧民、牛羊、马匹悉数收归国有,割去了二台吉在甘凉的人口财产,削弱了二台吉的军事、经济实力。进而欲跨祁连山攻击大通。二台吉当时的主要人马牛羊就在甘凉,是他兵源粮饷的主要所在,此地一失,兵粮两源枯竭,自感不支,便俯首请降,接受了招抚。在此后的多年中,二台吉虽在名义上仍享一定特权,但逐渐衰弱,遂至一蹶不振,后又经清末、民国时期“改土归流”,去了封号,其后裔沦为平民,之后不知去向。巍峨的宫殿亦被拆除,部分木料用来修建大通的粮仓库,故其仓库梁木油绘彩画清晰可辨,这座粮仓即今之城关粮站前身。

说起王进宝,还流传过一则故事。传说王进宝是甘肃靖远人,生来体形魁伟,身强力壮,面色黧黑,一脸麻子。成年之后,进入军营,在甘军一位名叫张侯府的将领部下喂马。一天夜间,张侯府梦见一黑虎蹲踞马厩,虎视眈眈,势甚凶恶。惊醒之后,很感奇怪,即率随从进马厩查看,见一黑麻汉酣卧马槽之侧,便深感此人命运不凡。自此以后,对王垂青不已,节节提升,做了他的部下军官。后王进宝“鞭扫大草滩”,收服二台吉王爷,建功立勋,被提升为西宁镇总兵,人称王镇台。在那过去的年代里,迷信思想普遍,一下便传出“王进宝是黑虎星转世”云云,名声大振。

## 清政府调整行政区划 扩大建制

顺治、康熙时代,清廷感于西北地域辽阔,鞭长莫及,又迭遭蒙古罗布藏丹津及回族反清斗争,急于增置卫署县衙,以利其统治。即于雍正三年(1725年)设大通卫于浩门,乾隆九年(1744年)移卫于



白塔(今大通城关镇,旧称毛伯胜)乾隆二十六年(1761年)改卫为县。派流官治理县政,划拨閤门以南西宁属之北川十堡寨归大通县,至此,大通共辖33堡(寨),计有:

河东六堡:李家堡、阿家堡、元墩堡、多隆堡、兴隆堡、丰稔堡;

河西八堡:多洛堡、阳化堡、逊让堡、伯胜堡、极乐堡、雪沟堡、良教堡、樵渔堡;

河北九堡:祁家堡、古娄堡、硃门堡、新庄堡、旧庄堡、凉州堡、河州堡、向阳堡、红山堡(这个堡即今门源县全境、天堂寺、祝固寺及祁连县大部地区);

河南十堡(寨):庙沟堡、永安堡(今新城)、柴家堡、平乐堡、东柳堡、黄家寨、杨家寨、毛贺堡、石山堡、新添堡。

以上33堡(寨),其中版图最大的是红山堡,最小的是新添堡。

在军事上,设三个地点驻军,派一参将,率兵驻守门源之永安城,派二都司,率兵分驻白塔和新城,以作保境安民之保障。

自设卫至撤卫设县,一县之民尽归清政府直接管辖,结束了南閤门以北地区自元明以来由蒙藏上层统治的局面。

## 大通筑城轶闻

雍正三年(1725年)设大通卫时,在白塔(亦称毛伯胜,即今城关镇)筑城一座。城高6.67米,根厚6米,顶宽4米,周围1860米。设东西二门,有城楼四座,月城两座,月城楼两座,炮台八座,壕宽10米、深1.67米的城池一座。

传说,在筑城时,清政府拨出库银,派文武官员各一名,来大通筑城设署。筹建之初,二官员率人马多处踏勘,相度地势,选定现城关沙巴图之前滩为城址。认为该地一山作靠,二水环流(左为宝库河,右有黑林河),是一块“二龙戏珠”之风水宝地,甚为吉祥。城址既定,便图册上报,奉命动工。于是选定吉日,齐集兵士壮丁,以白灰画城廓于工地,沿周遍插彩旗,祭告天地,定于次日破土动工。不料当夜风雨大作,至天明发现昨所插旗帜俱被狂风卷走,一面不存。二官大惊,即派人骑马四处找寻。当寻至现雷殿山

根,即现在的城关村中心,当时这里是一块自北向南平缓的草滩。滩中心原由藏族牧民建有白塔一座,上供“番神”,当地牧民每年均在此举行祭神、赛马等活动,找旗人员寻至此处,发现所失彩旗大部飘落于白塔之上。回禀二官,即认为在原定之处筑城“天意不顺”,风卷旗落处,才是城址,即将此情上报。上头也只得“遵从天意”允准改以白塔为中心建城。遂举仪典如前,命兵丁人伙取土于雷殿山南坡,大力修筑,以至告竣。

当时大通卫署在今门源之浩门镇,因其坐落在达坂山之北,时人呼为“北大通(音:代同)”,白塔城在达坂山之南,呼为“南大通”,日久成俗,延至今日。

又传,修筑大通城时,上命建城四合,城楼四座。按此规模,拨给了银两。但两名监修官中饱了银币,只修了东西两合城门,南北二墙有楼无门,且城墙之高厚也不符合设计标准。据说当时二官员认为,检验官若来,只会坐轿过街,南北无门之缺陷不会被发现。城告竣,果来一官检验。不料此官极其负责,亲自登城,步量城周之长短,即发现南北城有楼无门。严责之外,据实上报,弹劾二监修官。清廷怒,下旨斩二官于东西月城之内。后经咸丰、同治及民国,曾先后加厚城墙,增开南北二城门。此则传闻不见史籍,但里中父老口口相传,言之凿凿,想必为真。

乾隆九年自浩门移卫署于白塔城,二十六年撤卫设县,在这三十多年中,建县署于城之东街,修隍庙于城之西关,陆

续修建文圣孔庙于东郊,武圣关帝庙于城内,钟鼓楼耸立城中心,雷祖殿、文峰楼、山神庙起于永寿山(即雷殿山)之峰巅,魁星阁高居东山之顶,并修学堂、设祭坛,吕祖庙、娘娘庙、火神庙、财神庙、龙王庙、上下毛伯胜之杂庙等遍布城里关外。自东门至西关商铺通衢,山陕客商开设字号,并设“山陕会馆”于财神庙内。大街小巷居民渐集,人口增多,市面繁荣。城之四郊田畴连片,俨然一座县城。

民国十八年(1929年),青海建省,大通县由原属甘肃省改隶青海省。同年,将红山堡划归新设的门源县。祁连一地,后由门源析设“祁连设置局”,1953年成立祁连县。

1949年9月大通解放,县委、县政府各机关仍驻毛伯胜(今城关镇),1957年迁至桥头镇。1958年城关与极乐、斜沟乡合并,成立互助公社,后极乐、斜沟两乡分设,称城关公社,1983年恢复城关乡,1984年经国家民政部批准,撤乡建镇,称城关镇,地名仍叫毛伯胜,亦称毛伯胜,交通标牌新称“老城关”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,政通人和,百废俱兴,社会稳定,经济发展,市场兴旺,人民生活改善,安居乐业。近年来,增建市场,改造街面,兴修道路,已形成四纵一横的公路网络。宁张、城海两大道穿镇而过,增强了与外界的联系。周边十乡镇围绕城关、古白塔城的中心地位,将为全县经济、文化的发展创造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。



解生才摄